

馮欽哉門楊虎臣(二)

徐思賢

——四十年前往事漫憶

二度赴潼關商討軍隊部署

第七軍軍部有一慣例，在每日上午九時，軍長、參謀長、副師長，及軍部的八大處處長，各單位的首腦人物，齊集一堂，舉行會報。這是一項新速實簡的措施，凡是當天的重要公文，均在會報上討論，最後軍長裁決。此制度係由參謀長王榮燦所創始，實施以來，對公文的處理時效及精誠團結方面，甚有助益。王榮燦是位老謀深算的人物，保定軍校出身，曾經當過馮玉祥部隊的參謀長。

十二月十五日早上，正在舉行會報時，潼關的樊崧甫軍長又來了長途電話，軍長馮欽哉將軍仍命我去代接。這次一聽電話，對方就知道我是徐參謀，樊軍長已從各方面蒐集的情報中，知道大荔方面的情況對中央甚為有利。現在爲了軍事上的部署，再請本軍派員到潼關去擔任連絡。經請示馮軍長後，軍長仍命我前往，於是我即刻首途，二度前往潼關。

軍部一共有四輛轎車，在四十年前，轎車算是最華貴的交通工具。第四號車爲禮賓車，平日均爲我所控制使用。馮軍長特別允許，此車直駛潼關，這一次旅途中沒有受到任何阻滯，在渭河左岸守軍，就是本軍部隊，而渭河右岸守軍，係同學張開印之團。由大荔至潼關，行程七十五華里，車行連渡河亦費時一個半小時始行到達。抵潼關時，正是午刻，我與司機二人，先在萬慶豐醬園用膳，飯後再至四十六軍軍部晉見樊軍長。記得上一會的會面，如同大風暴的前奏，視我若「叛軍的使者」，此時情形不同，完全以「友軍的貴賓」之禮相待。

見到樊軍長後，首先報告這兩天發生在第七軍軍部的重大事件，隨後討論到二個問題：

第一：樊軍長問：「你們的部隊（指第七軍）能否掉轉槍口，向西安方面進攻？」我略加思考後的說明：這必須加以考慮，馮軍長可能有爲難之處。因爲楊逆部隊的組成份子，與我們部隊的組成份子完全相同，甚至有父子兄弟之情，親

戚鄉黨之誼，平時連絡亦甚佳，在番號上同爲十七路軍，即使馮軍長受命攻擊西進，若士無鬥志，豈不對大局有損無益？但如向東北軍攻擊，則可隨機而行。樊軍長聽後亦深以爲然，最後我提供建議：我們部隊可以往北移動，讓開中央路線，便於四十六軍之前進。還有，目前渭河兩岸兩方守軍對峙的態勢，一旦發生誤會，後果至爲可慮，是否可雙方同時後撤，並恢復民間交通，以解除百姓疾苦。樊問：「你們軍長能否同意？」我的答覆是：「待我回去後，向馮軍長報告，說是樊軍長的意見，約定今（十二月十五）日下午四時，同時撤退守軍，如馮軍長同意，我立刻有電話來報告，雙方命令部隊行動。」如此獲得初步之協議。

第二：樊軍長對我說：「你若能到潼關來，對中央幫助甚大，各方面的情況你都熟悉，你能否設法即來常駐潼關？擔任貴軍與中央部隊的連絡，如此不但更能密切協調，而且也足以表示馮軍長擁護中央的決心與實際行動。」我又經過一

番思考，提出了我的意見：如能有中央主政當局高級長官，備親筆函件，請馮軍長如此辦理，事有可成。當時，樊軍長立即與開封的軍政部部长何敬公通話：報告第七軍的情形甚為安定，並請部長備函致馮軍長，希其派員駐潼關與中央軍保持聯繫，以便彼此密切協調。何部長在電話中立即答覆：同意備函並允派專機飛往大荔空投。第二次潼關之行，僅僅停留了二小時，不但溝通了相互間的隔閡，而且增進了彼此的瞭解與友誼。

當我返抵大荔軍部，即向馮軍長轉告樊軍長的意見，為避免渭河兩岸守軍，發生意外誤會起見，建議雙方於十二月十五日午後四時同時撤兵，並恢復民間交通，請示馮軍長是否同意？軍長當面允可，我立即電話潼關，雙方同時採取行動，另一方面電話行團長準時撤退守軍。

南京方面得悉馮欽哉擁護中央態度堅定，甚為嘉佩，茲摘錄財政部孔部長庸之（祥熙）致樊崧甫及馮欽哉之電文如後：

「樊軍長崧甫兄鑒：松密。馮欽哉力持大義，自動反正，中央同仁，極為嘉佩。吾弟潛移默化之功，亦至偉大。苟能密運機宜，盡最大努力，俾介公安歸來，此尤為不世之殊勳，黨國利賴，詎有涯矣。馮欽哉兄與吾兄相從歷有年所，今力主正義，薄海同欽。弟孔祥熙感祕印。」

「馮師長欽哉助鑒：元祕電諒達。接樊軍長電，欣悉吾兄拒受亂命，固守原防，傳示同人，無任佩慰！此次事變，顯由少數人之不明瞭中央意志，激於一時之情感，作操切之主張……弟孔祥熙感祕印。」

三度赴潼關設立辦事處

軍部正在傳達轉移渭河守軍命令之時，一架中央的通訊飛機，飛臨上空，軋軋機聲，響震耳際，在上空盤旋二匝，向操場上投下黃色通信袋一個。實際上我已知道定是何部長的信函到達，但在表面我還得顯示驚奇的模樣。馮軍長親自打開空投的信函，我站立一旁，待其閱讀完畢後，即將原信交我。我讀信後，不便表示任何意見，乃將原信放置於馮軍長辦公桌上。方欲離去時，軍長將我喊住，一面開啓他的抽屜，取出一張印有名號的宣紙信箋，邊磨墨邊問我：派誰去好？這時我只得說：「派位比較高階的人去為好，這一次的協調工作關係甚大。」同時軍長的毛筆已蘸滿了水墨，在宣紙上大大的寫着：「派徐思賢赴潼關設立辦事處，軍需處派員（康士龍）攜現款貳仟元，特務營派兵一排，汽車隊派大小車各一輛，隨同前往。」的條諭，並又口頭補充說：「那邊的人，你已經很熟，都是你的老鄉，以往的連繫也很好，所以還是派你去，辦事處可設置在萬慶豐醬園內，（這醬園是軍長的私產）。中央軍方面，師長以上將領，都應熱誠接待，我們算是主人身份。同時，每晚十時與我通話一次，報告潼關方面情形。」由於他這一連串的指示，似乎早已胸有成竹，無形中和我的策畫不謀而合，真是非常巧妙。

設立辦事處的消息，當即以電話向樊軍長報告，我並加強說明：有一排弟兄隨

我來潼關。樊的答覆是：「歡迎，歡迎。」從此我們的部隊與中央部隊開始「打成一片」，同心協力，討伐張揚叛逆。

西北軍的即說即做，說幹就幹是慣常的事。下午自軍長下了手諭成立潼關辦事處後，我們即刻準備，連夜出發，晚九時抵達潼關，在萬慶豐醬園內，清掃了六個房間，分別作為辦公室、接待室、飯廳等。醬園內的管賬先生及夥計等，也多是我的熟朋友，看到我們到來，得悉老關與中央軍竭誠合作，無不額手稱慶，都說部隊得免同室操戈，老百姓少受災殃。因此每個人都感到興奮萬分，趕快幫同我們佈置就緒。

十二月十六日黎明後，我第一件所做的事，就是親自書寫一方「陸軍第七軍潼關辦事處」的牌子，懸掛在萬慶豐醬園的大門外。接着乘車去拜謁樊軍長、黃總團長（黃達公於是日奉令兼任潼關警備司令）。同時第四集團軍總部先遣人員



西安事變罪魁禍首之一楊虎城



馮欽哉將軍(前排右起第一人)當選國民政府大制憲代表(出列席會議識時與西山代表合影)
 左起第一人為梁上棟第三人為賈景德第二排右起第五人為張岫嵐第七人為姚大海
 (喬家才先生提供)

由參謀長劉耀揚率領，亦已抵達潼關，集團軍總部即設在前第七軍軍部所在地(當時第四集團軍總司令為故副總統陳辭公)。還有中央軍的第五十八師也全部到達，師長俞濟時將軍，是我的老長官，在北伐勝利時，俞先生繼文朝籍之後接任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一師第三十一團團長時，我曾充當該團排長。現因潼關大軍雲集，師部駐在一個四面通風的戲院內，西北氣候，已屆嚴寒，當我晉謁俞先生時，俞先生正在跑步運動，藉以驅除寒意，我為預留之師長辦公室亦被婉拒。當時各將領們亦誠效忠領袖的表現的確使人感動，前線士氣的激昂與戰鬥力的堅強，何憂叛亂不平？所有在潼關的高級將領，我都一一拜謁，報告辦事處位置。此時潼關這一重兵要隘，除了我們這辦事處為「西北軍」唯一機關外，其他均為中央部隊。是日午後，將領們紛來辦事處，一時車水馬龍，盛況空前。從這時起，辦事處成為中央軍情報交換之所，我也成為各將領諮詢的對象，從清早到深夜，均在忙碌中渡過，每天睡眠時間不到四

小時。

于院長宣慰西安被楊逆擋駕

中央為使西安事變早日收平，營救委員長脫險，經採取政治與軍事齊頭併進政策；在軍事方面，由軍政部長何敬公任討逆軍總司令，統一指揮陸空部隊，步步進逼西安，但亦有所顧慮，力求避免採取大規模殲戰行動。在政治方面，派于院長為宣慰使，宣慰西北軍民。蓋于右老原籍陝西三原，民國初年曾任西北靖國軍總司令之職，西北子弟，廣被德澤。當時楊逆僅為竄心荒野之散匪，經于右老收編訓練，擴充為先遣支隊司令，遂爾起家發跡。按理楊虎城應該知恩圖報，但當于右老抵達潼關，欲去西安面晤張楊叛逆，曉以大義，使其回心轉意，護送介公飛京。惟楊逆知于公之蒞臨，可能使其部隊軍心瓦解，將士不受其命，故峻拒之。十二月廿二日午間，于右老前來我們辦事處，經我立即以電話向馮軍長報告，軍長指示：歡迎于先生去大荔軍部，並命辦事處派車護送。廿五日于院長由潼關去大荔，我們趁于先生整裝待發之瞬間，備好紙筆墨硯，求得于先生「畫」了五幅對聯，于先生把自己寫字比作畫字，筆飛墨舞，確有「畫」意。

馮欽哉擢升廿七路軍總指揮

潼關的將領們時常假本軍辦事處集會，研討軍事策略，我當然亦為列席的一員。因自民國十八年起，我奉派至西北軍部隊服務，已有八年歷史，對部隊特性及當地民情風俗、地形要點等，均

較熟悉，無形中成爲各將領的重要備詢人員。我亦盡其所知，一一奉告，從無保留。在一次會談中，談到楊虎城與孫蔚如之間的淵源，當時楊虎城居然妄自尊大，發佈附逆之孫蔚如爲叛亂期中的陝西省主席，以取代中央發佈之王一山民政廳長代理主席。我即席陳述：在民國十九年楊逆的部隊入潼關進駐西安之時，主力爲三個師，分由孫蔚如、馮欽哉、馬青苑三人擔任師長，當時部隊中流傳着這麼一段話：「孫蔚如要什麼有什麼（表示最吃得開），馮欽哉說什麼做什麼（表示硬派作風），馬青苑要什麼不給什麼（表示上級不信任）」。

由於上述的傳言與事實，導至馬青苑在民國廿年叛變南竄，而被楊軍擊潰，所以今日孫蔚如就是揚虎城唯一的心腹了。由於此種情況，中央在潼關高級將領們一致認爲馮欽哉深明大義，功在國家，中央亦應有所鼓勵，因之聯名電呈何部長。何部長隨即發佈命令：擢升馮欽哉爲廿七路軍總指揮，並將中央之五十八師撥由該路軍指揮，由劉參謀長耀揚前往大荔佈達。當我知道軍長榮升的消息後，迅即請准將第七軍潼關辦事處牌子，改爲「第二十七路軍潼關辦事處」。

以下是當時南京中央日報陸續刊載的有關新聞：

「馮軍長欽哉令撤駐渭水北岸之兵，俾利討逆軍迅速前進。」

「馮欽哉部已與董劍師會合，董劍督率所部，於二十日光復華州城，逆軍兩營完全繳械，馮部與中央軍董師並頭西進。」

「于院長（于右老）奉中央命宣慰西北，到達潼關後，連日西北各軍及陝晉籍將領紛紛派代表前往請訓。」

「馮欽哉二十三日在渭南固市就任討逆軍司令（即第二十七路軍總指揮）」

倍受雙親及同學慰勉

筆者原籍浙江嘉善，西安事變之日，雙親均提心吊膽，祝告上蒼，望兒平安，迨於報端看到「馮欽哉派徐思賢赴潼關成立辦事處，與中央部隊密取連絡」之消息後，甚爲欣慰，立即來電囑我應竭盡全力，效忠國家，謂領袖鑒國家之安危，務盡各種措施，俾委員長早日脫險云云。其他同學親友，亦函電紛至，勉勵有嘉。上海密勒士評論報並曾派員專訪，索取我之照片履歷，擬作專欄報導，終因我認爲無此必要而婉拒。當時由各地趕來潼關的新聞界人士，每日晚間在我們辦事處集會，採訪前方及西安方面重要消息，報導全國。我以地主身份，均以便餐招待採訪記者先生，相處極盡融洽。

領袖返京舉國歡騰

領袖畢生盡瘁革命，愛國愛民之偉大精神，終於感動張學良自惡夢中醒來，乃於十二月廿五日宣佈服從 委員長領導，並決定親自護送回京請罪，楊逆虎城亦交軍法審判。全國上下，鼓舞歡騰，更爲團結一致，舉世莫不爲中華民國而慶幸，由此而有日後之抵禦外侮，抗戰八年，卒獲勝利。西安事變既平，第二十七路軍總指揮部，

仍駐大荔，恢復其原有之寧靜。我因所負協調連絡任務圓滿告一段落，由潼關返回大荔述職，馮軍長再度以宣紙毛筆下了一道手諭：「徐思賢升任陸軍中校。」並邊寫邊笑說：「你是這次變動中第一個升官的。」其後未久，武士敏、柳彥彪分別報准中央，升任一六九、四十二師師長。

以上所述，是個人歷經十餘天不眠不休的奔走應付，使得我們部隊（第七軍）與中央部隊沒有流一滴血，使當地的老百姓，沒有受到戰爭災害的一段往事。雖然個人的不測與危險，隨時都有發生的可能，但從沒有考慮及此。這是什麼力量？使我急中生智，從容地渡過了這一段艱險的時日，而能處理得如此適切順利呢？這可以說是：

- 第一：深受 領袖大無畏精神的感召。
- 第二：自己是一個受過革命薰陶、滿腔熱血的青年軍官。
- 第三：冥冥中還有神的意旨，神賜予的智慧、勇敢，和力量。

中外文庫之七：

懷鄉集葉蟬貞著

再出版書
定價台幣叁拾元

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存款劃撥一四
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立即寄書